

對於他所負的使命，雖可以表真正的同情，而他却不希望他們犧牲他們自己的人斯拉夫的自由似乎妄想的十字軍，雖然他們會因為奧國自從哈布斯堡王朝，管理原故，也許要運用政治的巧妙，把她和協約國的宿敵德國拆開。就馬塞克堅是錯誤的，即就他們的地位來講，也是證馬塞克是一個比較偉大的政治家，因為就是要了解別人的地位，要比別人了解他們自己的地位還要清楚些。所以他等到們以後，他馬上就把軍隊組織起來。他為組織軍隊到俄羅斯，因為大部份捷克人



專題叢書

(捷克)馬塞克 著

郎醒石 譯

河南人民出版社

馬塞克建國史

本書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馬塞克的傳略，主要敘述了他倡導斯洛伐克獨立，並創建共和國的歷史，是研究捷克歷史不可多得的資料。

周蓓 主編

專題史叢書

(捷克)馬塞克 著

郎醒石 譯

河南人民出版社

馬塞克建國史

本書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馬塞克的傳略，主要敘述了他倡導斯洛伐克獨立，並創建共和國的歷史，是研究捷克歷史不可多得的資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馬塞克建國史 / (捷克) 馬塞克 (T. G. Masaryk)
著; 郎醒石譯. — 鄭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6
(專題史叢書 / 周蓓主編)
ISBN 978 - 7 - 215 - 11475 - 3

I. ①馬… II. ①馬… ②郎… III. ①馬塞克 - 傳記
IV. ①K835.147 = 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68996 號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 鄭州市經五路 66 號 郵政編碼: 450002 電話: 65788036)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虎彩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30

字數 380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240.00 圓

出版前言

中國現代學術體系是在晚清西學東漸的大潮中逐步形成的。至民國初建，中央政治權威進一步分散和削弱，加之新文化運動帶給國人思想上的空前解放，新學的啓蒙，新知識分子的產生，民國學術如草長鶯飛，進入一個自由而蓬勃的時代。中國傳統學科乃中國學術之根基與菁華所在，民國學人採用「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之方法，引入西方的學術觀念，積極改造，使史學、文學等學科向現代學術方向轉型。此外，大力推介西方社會科學的新學科和自然科學，在學習、借鑒乃至移植西方現代學術話語和研究範式的過程中，逐漸建立中國現代學科，使中國的學科門類迅速擴展。一時間，新舊更迭，中西交流，百花齊放，萬壑爭流，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源頭。

伴隨知識轉型和研究範式轉換而來的，還有學術著作撰寫方式的創新。中國古代的著作向來以單篇流傳，經後人整理匯編後，方以成冊成集的面目出現并持續傳播。直到十九世紀末，東西方的歷史編撰體裁不外乎多卷本的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等，章節體的出現標誌着近代西方學術規範的產生和新史學的興起。章節體具有依時間順序，按章節編排；因事立題，分篇綜論；既分門別類，又綜合通貫的特點。以章、節搭建起論述之框架，結構分明，邏輯清晰，較傳統的撰寫體裁容量大、系統性強。它的傳入，使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從內容到形式被納入了全球化的軌道。民國時期專題史的研究、譯介、編纂、出版恰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欣欣而發，是學術的實驗場，也是歷史的記錄儀。編選「專題史」叢書的初衷正是爲了從一個側面展示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歷史進程。

專題史是對一個學科歷史的總結，是學科入門的必備和學科研究的基礎，也是對一個時代艱深新銳問題的解答，是學術研究的高點。民國專題史著作中，既包含通論某一學科全部或一時代（區域、國別）的變化過程的，又囊括對一時代或一問題作特殊研究的，還有少部分是對某一專題的史料進行收集的。原創與翻譯并重，翻譯的底本大多選擇該學科的代表著作或歐美大學普及教本，兼顧權威性和流行性，其中日本學者的論著占據了相當比

重。日本與中國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他們在接納西方學術思想和研究模式時，已作了某種消化與調適，從思維轉換的角度看，更便于中國借鑒和利用，他們的著作因而被時人廣泛引進。

與當代學術研究日趨專業化、專門化、專家化的「窄化」道路迥乎不同的是，中國傳統學術崇尚「學問主通不主專，貴通人不尚專家」的通識型治學門徑，處于過渡轉型期的民國學術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這種特徵。民國學術大師諸學科貫通一脈，上千年縱橫捭闔之功力自不待冗言，外交家著倫理政治史、文學家著哲學史、化學家著戰爭史等亦不乏其人，民國專題史研究呈現出開放、融通、跨界撰述的特點。與此同時必須看到，自晚清以來，中國的命運就在外侮屢犯、內亂頻仍的窘境中跌宕彷徨，民族存亡仿若命懸一綫。這股以創建學科、總結經驗、解決問題為指歸的專題史出版風潮背後，包裹着民國學人企望以西學為工具拯民族于衰微的探索精神，及以學術救亡的愛國之心。梁任公曾言：「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這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歷史使命感和國民意識是今人無法漠視和遺忘的。

「專題史」叢書收錄的範圍包括現代各個學科，不僅限于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分類以《民國總書目》的分科為標準，計有哲學、宗教、社會、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藝術、教育、語言文字、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史、自然科學、醫學、工業、交通共16個學科門類。本叢書分輯整理出版，內不分科，單本發行，方便讀者按需索驥。既可作為大專院校圖書館、學術研究機構館藏之必備資源，也可滿足個人研讀或興趣之收藏。

與目前市場已有的一些專題史叢書相比，這次「專題史」叢書具有規模大、學科全、選本精、原版影印的特點。本叢書選目首重作者的首創、權威和著作影響力，尤其注重選本的稀見性。所謂稀見，即新中國成立後沒有再版，且多數圖書館沒有收藏，或即便有收藏，也是歸于非公開的珍本之列予以保存，普通讀者難以借閱。部分圖書雖有電子版，但作為學術研究的經典原著讀本，紙質版本更利于記憶和研究之用。本叢書精揀版本最早、品相最佳的原版圖書作為底本，因而還具有很高的版本收藏價值。

「專題史」的著作是民國學者對於那個時代諸問題之探究，往往有獨到之處，無論其資料、觀點短長得失如何，要之在中國現代學術史的構建與發展進程中，自有其開宗立論之地位。

序

我開始譯的時候，是民國十七年。在未譯之前，心裏想這本書字數太多，馬塞克又是一個政治家，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他的思想文字，都非膚淺的著作家可比，不細心體會，是不容易把原著固有意義譯出來的。加之戰前到戰後的歐洲，各國的內部情形，與國際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如沒有實地經驗，也不容易心領神會的。所以屢次想嘗試而又不敢輕於嘗試，後來雖爲月刊上譯過幾段，而終覺得缺乏勇氣把它一直譯下去。即至我前年到歐洲各國考察一下，才覺得這本書有譯出的必要，同時把我譯這本書的勇氣，也鼓勵起來。我前年到歐洲去所經的路線，是由西比利亞赴歐，由蘇彝士河回國。中間經過俄、波、德、法、英、瑞、意等國，拿我實地的考察，去證明馬氏的言論，真是絲毫不爽。最有趣味的，是我每到一國和人談論起來，他們對於我的議論和批評，都表示驚訝，總以爲我不是第一次到歐洲的。殊不知我是有本而來，要沒有我夾帶裏的先生馬塞克，我也只有誇獎幾句柏林的馬路好，巴黎的車走得快，倫敦的中國雜粹館多罷了。

馬塞克建國史，做我考察各國的指南，這不過是其全部價值中很小部份。這本書的全部份的價值，真是不可限量。它是一本『建國』的歷史，馬塞克個人努力革命的傳記。它對於捷克斯拉夫人民固可以算得是一本約書，就是對於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也可以算得是一種有很好教訓的寶鑑。這本書從皮相去看

，好像是一種文藝的遊記，若是用深刻的眼光去研究就覺得這本書的字裏行間，都含有古今歷史的意義。

馬塞克寫這本書，並不是憑他的空想，寫一本烏託邦，而是從他的困苦艱難的奮鬥之中將他的一段經歷記載出來。他所做的，乃是根據他的志願。按着環境一步一步的奮鬥而成。而所寫的，却是根據他所做的一事一事的記載。沒有馬塞克的堅決的志願，不斷的努力，決不能做建國的事業。沒有奮鬥經歷，困苦艱難的體驗，也決不能寫一部建國的歷史。

馬塞克於一千八百五十年生於毛雷非亞。他是一個貴族家中的車夫之子。他幼年雖聰穎過人而他的父母，却只希望他做一個普通的銅匠或是鐵匠。幸而他的初級學校的校長有知人之明，力勸他的父母讓他學習師範，他因此得受高等教育與大學教育，終得被選為維也納大學副教授。他直等到三十二歲，才離開維也納而就勃來革大學的教授。從三十二歲起，一方面努力他的學問，一方面對於斯拉夫各民族來學的青年，使他們覺醒起來。他不厭不倦地朝夕努力了二十五年。他不但成功了一個學術界的權威，並且隱然做了捷克斯拉夫民族運動的領袖。一個孤獨的教授而能成建國的大功，自不是偶然的幸運。他中間曾入奧地利亞的議院一次，不過不久他又恢復了他的文字及學問的生活。他於五十九歲上又復重入議院。一等到歐戰開始，他就立即逃亡國外。在大戰四年之中，他來往於法、英、意、瑞、俄、美等國。在各國組織他的同志，和組織他們自己的軍隊，幫助協約國反對同盟國，尤其是德與奧兩國。歐戰告終，

已亡掉了幾百年的民族，遂因他的努力建設起一個捷克斯拉夫的國家。人民便選他爲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憲法上雖規定總統任期七年，並且規定無論何人不得連任二次以上，連任二次者，自最後任期滿了之後，非經過七年者，不得再選爲大總統；但同時憲法上又規定，此種限制不適用於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看捷克斯拉夫這一條憲法的規定就可以看出捷克人民對於馬塞克擁戴的程度。馬塞克是捷克斯拉夫的開國的國父，人民恨不得他能多保護一年好一年。同時又怕從此開一惡例，使後世的野心家有所借口，所以才有這一種特別規定。馬塞克現在已有八十多歲，就是他能活到九十歲，最多也不過連任三次。照中歐現在的情形，德國的國社黨如此的抬頭，我想捷克人民，一定希望他活一百多歲。我對於捷克斯拉夫的這一條憲法之經權兼顧，非常贊成。不過有馬塞克這樣的道德學問，愛國的熱誠，奮鬥的歷史，建國的功績，才可以予以這種憲法上的權利。如其不是馬塞克這樣的一個人，要是憲法給他這一種便利，很容易使他生帝王思想。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如其是馬塞克這樣的一個人，就是人民予以憲法上的便利，他也不會生帝王思想，如其不是馬塞克這樣的一個人，而是本來有帝王思想的，就是人民不想選舉他，他也可以御制憲法，來選舉他做變相皇帝的大總統。但是這種假造民意的憲法，終不能得到人民的承認，結果是不但大總統做不成，根本這種憲法就毫無價值。

馬塞克出身微賤，一無憑藉，同時他所要拯救的民族，又是已經滅亡掉幾百年的民族；並且捷克斯拉夫民族的本身，也非常複雜，當時的一般人擁擠的空氣，還非常濃厚。他自己未嘗不曉得他地位的困

難，事業的重大，假使失敗，他的人民必要受奧國更加利害的壓迫。然而他受着良心的驅使，道德的要求，不得不以身嘗試，成則爲今日之馬塞克，敗則爲過去之胡詩，他只求心之所安，成敗在所不計。他心目中最崇拜的模範，就是胡詩。他相信捷克人民要得到解放，唯有拿出胡詩的精神來解放自己，一個民族要得到解放，全靠自己的努力，靠別人的結果，一定要失望。他對於一般人要把捷克的希望，完全放在俄羅斯身上，極力攻擊。他深知俄國的內政腐敗，軍隊不良，俄國自救且不暇，焉有餘力來幫助別人。當時的一般人，想把解放的希望，放在俄羅斯身上，完全是一種倚賴心理，民族惰性的表現。要不是馬塞克早見及此，以身作則地領導着他的人民去奮鬥，一味地依賴着俄羅斯，到了大戰告終，俄國自己是『撒』的皇朝推翻，革命政府成立，參戰軍隊，退出戰場，凡爾賽和會上，恐怕連捷克斯拉夫的名字，不會有人提到，更不會有復國的希望了。馬塞克這種先見之明，對於捷克斯拉夫人民，固然可以奉爲永久的教訓，就是其他民族，一味以依賴旁人爲事的，也應該有所悔悟吧。

他因爲要反奧，所以要幫助協約國作戰。他在俄國所組織的軍隊，雖因大戰停止，而未能實際作戰，但是協約國，卻已承認爲協約方面參戰國之一。協約國如能戰勝，奧國的大仇，當然可復，捷克人民的解放，也就不成問題。他於對大戰的前因後果不但是最肯用心去研究的一人，也是最明瞭的一人。無怪斯梯德 (Steed) 先生，稱他爲首屈一指的創造政治家，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之間，負有再造歐洲困苦艱難的使命之中唯一的人物。他以爲『無論在那一邊交戰國內的政治家，去加入戰爭的，沒有一個了

解這次戰爭的意義，能像馬塞克那樣清楚的，也沒有一個從戰爭的開始，就能看出將來，設若歐洲與歐洲各國在世界上地位還能維持，其結果就將怎樣，能像馬塞克那樣明瞭的。斯梯德與他相知有素，從旁觀察多年，或者不會是完全主觀之論罷。

他的政治主張，無論極左極右的狄克推多制度，都不贊成。他主張德謨克拉西的制度。看他對俄國波希維克的批評，就曉得他不贊成極左的獨裁。看他對德奧的意見，就曉得他不贊成極右的專制。他對於美國的政治，大體上表示贊成，就曉得他復國以後，要把捷克這個國家，朝着那一個方向去走了。他的政治方法，是主張道德的誠信，不贊成用政治手段，尤其是不贊成欺詐。他曾為假造公文的案件，親自到拜革來德獲得假造公文的原稿，公開地控告奧地利匈牙利的外交總長愛蘭塞爾伯爵與假造公文案有關。他對於奧地利的這種欺詐行為，從良心上非反對不可，因為他最痛恨的，就是政治上的欺詐行為。

馬塞克治捷，已有了十多年之久，捷克的國勢，蒸蒸日上，如其他繼續下去，捷克就有與歐洲列強並駕齊驅的可能，『為政在人』一句話，馬塞克可以當之而無愧了。中國的土地比捷克大，現在的國勢雖危，要比戰前的捷克民族所處的環境還好得多，中國何以時時受人家的壓迫呢？中國的民族不如捷克民族嗎？還是因為沒有馬塞克其人嗎？中國的馬塞克在那裏？

我在結束我的序文之前，還要致謝於我的朋友張國人先生和吳鵬飛君。張先生對於我的鼓勵及校稿

方面，吳君對於翻譯和謄寫方面，都有極大的幫助。我很感謝他們。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序於上海

導言

當歐洲大戰，最初發動的時候，誰曉得那一個人將因此而享一代的盛名呢？在軍事首領之中，或者是福煦罷？在政治領袖之中，或者是威爾遜總統罷？然而我總以為一切事實結束之後，一切聲譽經評定之後，能首屈一指稱為創造政治家的，却是捷克斯拉夫（應譯為捷克斯洛伐克茲從俗譯）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馬塞克（Thomas Garrigue Masaryk）。

誠然，我的判斷也許受我的偏見的影響。因為二十年來，馬塞克許我視之為友。我雖從一九〇七年春季起，就冷靜的估量其人與其工作，我或者總不免偏於個人的感情與個人的仰慕。不過我所知道他的周密的計劃與他的積極的事業，却使我以他為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八年間，負有再造歐洲困苦艱難的使命之中唯一的人物。無論在那一邊交戰國內的政治家，去加入戰爭的，沒有一個了解這次戰爭的意義能像馬塞克那樣清楚的。也沒有一個從戰爭的開始，就能看出將來，設若歐洲與歐洲各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還能維持，其結果就將怎樣，能像馬塞克那樣明瞭的。那裏去尋像勃來革（Blago）哲學家這樣的眼睜睜地逃亡，立志如不能把自由與恢復的獨立帶給他的人民（一種協約國的政府與其人民都不曉得他們的名字的人民），決不回國呢？

馬塞克在推測戰爭演成歷史的勢力的上頭雖沒有什麼希罕，而在他看到就做到的上頭却是非常不易

。他深信約翰胡詩 Todon Hus 的英靈猶在，胡詩是魏克立夫 Wyclif 的信徒，曾被視為叛徒，而於一四一五年七月被焚於火刑柱上的。除了馬塞克，誰領會一九一五年七月六日捷克烈士死難第四次百年紀念日在日內瓦改造堂內豎立胡詩的遺像，是有意對於哈布斯堡王朝的反改造的全部工作挑釁，而且開始轉變自一六四〇年白山 White Mountain之役以後對於捷克國所宣布的死刑。他殊不料他的信仰之火，現在會在各協約國國家裏燃燒起來，並且可以導引捷克軍隊從黑海岸慷慨悲歌地到黃海岸。他也萬想不到他在一九一五年到倫敦的時候，差不多是一個『仇視』民族中行跡令英國警察可疑的無名教授，而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回到英格蘭，一隊配金邊的衛士，竟會敬之以協約交戰國之首領的軍禮。

他是永遠不顧個人私利的。在歐戰以前他時時刻刻準備犧牲一切以求是非之證明。等到戰事既起，使他受激刺最深而不能忘記的一種思想，就是他的人民做了三百年的奴隸，或可以像胡詩與波希米同胞們所想像的恢復自由恢復精神的和民主的統一，並可以完成他的偉大的模範人物卡忒尼斯 Comenius的默示。『哦！捷克人民，我當上帝面前很相信上帝的雷霆一過，就要把治權還你們來管理你們自己的事情了！』

如若人要曉得馬塞克努力經過的事實，都可以從這本書中得到。這本書的確是『建國』的與其他很多的歷史材料。這是運會造成的一個創業的政治家，一個哲學的歷史家的工作。他的博大的學問，與歷史的知識，始終貫注於他的工作之中。他對於汎日耳曼主義，共產主義和鮑希維克主義都分析得精細非常

。他的批評的天才生來就幹練，就是批評他自己的人民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本書雖然是捷克斯拉夫人做給捷克斯拉夫人看的，是要使他們曉得他們怎樣得到解放的，然而這本書對於其他民族，也含着不少光明的指示，這本書透切的發洩了人生的祕奧，是要了解戰爭所改變的歐洲與了解改變程序的本身所不可不讀的。

所以這本書不單是歐戰中重要脚色之一，在閑暇中寫成的一本文藝的戰爭記載。拿這本書當文學看就不如拿這本書當自傳看——或是當馬塞克隨隨便便的爲他自己建立的一紀念碑看，比較爲更有價值。這本書在形式上，似尙欠嚴密，他不過是筆記，雜錄，回想，考察，的集成，他編這本書的時候，就是實際建設他所寫的國家的時候。如若他無意去建立他自己的紀念碑，他就並沒有像一個建築專門家以一種配合磨琢的美感來建造，而是從那厭倦的旁邊一塊石頭一塊石頭的取來把他們堆起，好像鑿出來的石頭，在石頭坑中一般，他很少的時候，停下來想一想，如何就可以排列得機巧合稱。碎磚片石，都在他周圍，這不過是些鑿得粗而堅的石頭，是建築一座成名的廟宇的原料。鑿石的建造的及寫這本書的都是他一個人，而他對於這座廟宇對於這個名譽却又是最不在意。

馬塞克在這幾頁裏，表現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足反證那些淺見之流，以爲歐洲大戰，並沒有造成甚麼偉人見解的淺薄。奧國加之於他的人民身上的催命符，與哈布斯堡王家系統，永久是政治道德的仇敵，對於有豐富的馬塞克桑梓之邦奧國經驗的我，以爲馬塞克的崛起，與馬塞克獨力抵抗根深蒂固

的壓迫者而竟能獲勝，差不多是一樣的神秘。如不懂得甚麼是哈布斯堡家的奧地利亞，馬塞克的反覆曉諭他的人民的精神，就很難領會，要領會必須要奧化他們自己才行。

奧地利亞：“Austria”的名詞，對於馬塞克，對於捷克人民，乃是一種可以摧殘人民的精神，可以用微薄的物質享受，使人民的精神腐化，可以消滅人民的思想與良心上的自由，可以毀棄人民的毅力，可以動搖人民的基礎，可以阻撓人民的理想事業的法則。自哈布斯堡家以其軍隊教會警察以及少數專政來做他一系活現的合一體以來，馬塞克雖經長時間之疑慮，決以他所持的親愛的一切經典，信條，主義，的名義，來反對與抵抗這個統系。他並不是不曉得這危險的深淺。如若失敗，他的人民必受更甚的壓迫，及更凶惡的待遇的代價，而他的結果一定是不死於哈布斯堡王朝的斷頭機下，就必要終身亡命。

他也曉得協約國的政治家，既沒有且不能感覺到像他所感覺的一樣，見到像他所見到的一樣。他們對於他所負的使命，雖可以表真正的同情，而他却不希望他們擔保他們自己的人民，來扶助一種謀捷克斯拉夫的自由似乎妄想的十字軍，雖然他們會因為奧國自從哈布斯堡王朝，管理一個有勢力的帝國富源的原故，也許要運用政治的巧妙，把她和協約國的首敵的德國拆開。就馬塞克堅決的意志講，他們當然是錯誤的，即就他們的地位來講，也足證馬塞克是一個比較偉大的政治家，因為一個政治家的重要資格就是要了解別人的地位，要比別人了解他們自己的地位還要清楚些。所以他等到才把他的宗旨暗示於他們以後，他馬上就把軍隊組織起來。他為組織軍隊到俄羅斯，因為大部份捷克斯拉夫俘虜都在那裏。軍

隊既組織成功之後，他決計把他們從俄國混亂的狀況之下，而安置於協約軍西前線之旁。因為這個原故，他先由西伯利亞往日本，再往美國，想設法把他們運往歐洲。在這軍隊可抵歐洲之前，大戰雖已停止。然而他們的工作，却已完成。一個飄泊天涯的教授，竟能使五萬人加入戰地，在協約國的政府的眼光中，很顯明的比那些人道主義的最有能為的辯護者的人物，要偉大得多了。馬塞克與其同志倍尼氏Benes及斯梯芬尼克Stefanik，賴有在西伯利亞的軍隊與在意大利及法蘭西兩處同時組織的捷克斯拉夫的軍隊之力，得到協約國正式的承認，承認其人民為交戰的協約國之人民。他們已得到了自由。現在就等他們來建設一個國家，做一種比較戰爭與革命的偉大事業尤加艱難的工作。

如若馬塞克在他的人民之中，沒有深遠的歷史，或是領袖資望，沒有造得穩固的人，也許覺得此種工作，為其能力所做不到的工作。因為他的人民多半是農民，已被人降服，受日耳曼化約三百年之久了。當三十年戰爭開始之時，哈布斯堡家與天主教會反改造的兵力於一六二〇年十一月八日解決波希米勢力之後，波希米的土著不被殺就被放逐。捷克的土地與幸福均被剝奪，捷克的文字，禁止習用，捷克的宗教，禁止信仰，捷克的聖經與普通書籍，均被焚燬，捷克的人民，則十人之中，擇一而屠殺之。一個有三百萬人民興旺的國家，一變而為僅有八十萬人民荒蕪的行省。哈布斯堡家的斐迪南第二，當其接到他的勸告人的勸信：『願你以鐵棍擊傷他們，願你把他們擊得粉碎如擊碎瓦器一樣』以後，就大呼『寧使其成沙漠，而不使其成為異教徒的國家』。哈布斯堡家又把克公的捷克土地分配給他們自己的教會與

合他們式的外國來冒險的天主教徒。一本照字母排列充公東西的目錄，非常之厚，從哈布斯堡家到天主教會的記載，竟有一四六八章之多。重行天主教化胡詩的國家，不遺餘力。其命運恐與英國在一五八八年，假定給西班牙艦隊擊敗之後一樣。

人有時候說：壓迫正所以使被壓迫者增益其力量。然而却要看壓迫的程度如何。捷克人民既受了火與刀的天主教化，民族精神又喪失淨盡。學問家與神道領袖均被放逐到英格蘭，德國的新教區域，荷蘭，及斯干地那維亞。在這些人之中最大的人物算教育家卡母尼斯 *Cochius*，他是波希米亞愛會的最後一個主教。在本國以內，很難鼓動民氣。但是人民心中對於過去，却未能忘情，所以近十八世紀之末『啓明時代』約瑟帝第二減輕壓迫的大赦令甫下，五萬餘本的達克聖經，馬上就從秘密藏書室中發現。法國革命與拿破崙激動波希米的民族精神與激動其他民族精神一樣。但是波希米的人民已淪於非常困難的狀態，其困難的情形雖以友眼相看的峨突 *Goethe* 民族，對於他們的努力恢復他們民族的語言，也不得不持懷疑的態度。然而賴有幾個熱烈的『先覺』，多半是新教徒，復活的程序，得以進行。他們之中的領袖派臘愷註釋捷克的歷史的意義，並以卡母尼斯的精神教人說，只有教育，可以使人得到解放。教育的工作，經十九世紀，在不停息的與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系統奮鬥的當中，仍然進行不懈。捷克人民擁有他們自己的高等學校與大學校，並且建立一種良好的學校制度，到十九世紀之末，不識字的人數，竟減至百分之一。